

日本聖尼古拉斯

Bishop Alexander (Mileant)

目錄:

生平	2
召命	4

函館	6
早期成功.....	8
來自俄國的幫助.....	11
聖經同其他重要書籍嘅翻譯	12
戰爭	16
晚年同佢嘅離世.....	19
聖尼古拉斯大教堂.....	21
日本尼古拉斯嘅言行教導.....	23
預備你嘅靈魂面對誘惑.....	24
致 Makarii 大主教(Nevsky)之信.....	26
結語	28

生平

聖尼古拉斯(卡薩特金),使徒同例,日本教會嘅創辦人同首位首領,係二十世紀一位傑出嘅俄羅斯傳教士。佢喺1912年離世,喺佢死後六十周年(1970年3月31日)被封為聖人。

呢位無私嘅傳教士將一生同所有精力都獻畀宣講福音同喺「日出之國」播種天主之道,佢嘅事工配得上使徒,並結出豐碩嘅果實。 中尾萬壽寫道:「他身后留下了一座大教堂、8座禮拜堂、175座教堂和276個堂區;他培訓了一位主教、34位神父、8位執事和115位傳教士。東正教信徒總數達到34,110人.....」

曾到訪日本的伊·沃斯滕戈夫大司祭寫道：「在日本,除了天皇之外,再有人可以享有如此全國性嘅聲譽。」喺日本首都,唔使問俄羅斯東正教傳教站喺邊度;只要講一個「尼古拉」嘅字,幾乎每個黃包車夫都即刻識得載傳教站嘅客人去邊度。東正教堂叫「尼古拉」,傳教站都叫「尼古拉」,甚至連東正教本身都叫做「尼古拉」。我哋着住俄國神父嘅服裝喺全國各地旅行,到處都受到親切嘅目光;喺人哋對我哋嘅招呼同對話入面,我哋會喺一連串聽唔明嘅陌生語言中,聽到一個熟悉又親切嘅字：「尼古拉.....」

1 著名東方學家 D. M. Pozdneev,佢同呢位聖人好熟,回憶道：「除咗佢嘅溫柔,佢仲係個鐵石心腸嘅人,乜嘢障礙都擋唔住佢;佢實事求是,又係個識得用方法解決任何困難嘅行政人才。」除咗佢嘅和藹可親,佢仲有能力對啲佢認為需要用嚴格手段懲戒、懲罰或者約束嘅人,保持冷酷、堅定同銳利。雖然佢好健談,但同時又帶住深沉嘅內斂,呢種性格係經過長期經驗同苦難考驗累積而成;要獲得佢嘅信任同坦率,就要付出好多時間同心機。除咗帶有一種似開心傾偈嘅孩子氣天真,佢仲有啱偉大政治家風度嘅遠大理想,對祖國有無窮嘅愛,分享住佢嘅苦難,亦為佢嘅折磨而受苦.....崇高而神聖嘅理想、鐵打嘅意志同用唔盡嘅勤力——呢就係尼古拉斯大主教嘅精髓。

正如聖人其中一本傳記作者A. Platonova所言：「每個俄羅斯人都應該盡可能詳細地了解他,因為像尼古拉斯大主教這樣的人,是祖國的驕傲和榮耀。」

佢嘅工作充滿悲傷。尼古拉斯樞機主教從兩邊都受到打壓:一方面被日本人視為俄國的政治代理人、間諜和煽動分子,在 Japanese 土地上散播叛國言論,以及對那欺詐且好戰的俄國的同情;另一方面又被俄國人視為向日本透露俄國一些本不該知道的事...於是,大主教嘅工作就被宣佈唔單止冇用,甚至有害;而喺俄羅斯,好多人又視佢為一個被奇怪狂熱附身嘅怪人。尼古拉斯大主教喺工作上所堅持嘅,係兩個一直引領佢一生嘅理念:第一個就係使徒職務嘅理念,即係異教徒中宣揚正教嘅崇高使命;第二個——就係佢強

烈嘅信念,認為佢嘅工作必須完全同政治保持距離。」又喺其他地方講:「佢深切體會到,佢心入面所珍視嘅嘢,並唔係用嚟做塵世嘅目的。」

召命

伊萬·德米特里耶維奇·卡薩特金於1836年8月1日出生於斯摩棱斯克省維爾斯基區的別列扎村。¹ 他的父親,德米特里·伊萬諾維奇·卡薩特金,在村裡的教堂擔任執事。² 呢個細路仔以主嘅光榮先知、前行者同施洗者約翰之名被命名。佢媽媽克謝尼亞·阿列克謝耶芙娜喺佢得五歲嗰年,就喺34歲時去世。

儘管家境極度貧寒,這個男孩先被送去維爾斯基神學學校,然後又送到斯摩棱斯克神學神學院學習。S. Nedachin寫道:「由於當時沒有鐵路,這個年輕人必須跋涉通過維爾斯基可怕的貧民窟——至今仍未改變——前往省會斯摩棱斯克,在神學神學院接受教育。」當時並非所有神學院學生都騎馬去上課。當中好多最窮嘅學生——包括細個嘅卡薩特金——都要行足一百五十俄里先到神學院。

1856年,佢以優異成績畢業,並由國家出資送佢去聖彼得堡神學學院,一直讀到1860年。

莫斯科尼基丁斯基街升天大教堂嘅教區會友證實,呢條村嘅舊址而家畀位於特維爾地區奧連尼茨基區莫斯托夫斯基鄉嘅白樺村佔據。到1836年,呢條叫Bereza嘅村落係Velsky區Berezovskaya volost(行政區)嘅中心,當時有五戶人家(七個男人同六個女人)。而家條村連一間屋都有剩,村入面嘅教堂喺偉大祖國戰爭期間被摧毀。

聖人直到佢老豆離世前都一直照顧佢,每個月都畀佢部分人工。

呢位年輕人表現出卓越嘅能力;原本大家以為佢會留喺學院準備做教授,但佢決定去日本,完全改變咗佢嘅命運。

呢個決定係好突然之間作出。據聖尼古拉斯自己講,之前佢連出家做修士嘅念頭都未試過有。但係有一日,伊凡·德米特里耶維奇喺學院嘅房間度行過嚟行去嘅時候,佢喺其中一間「公共房間」見到一張告示,話要搵一位學院畢業生去日本,做函館大使館教堂嘅牧師。卡薩特金有幾個朋友已經表示想去日本做神父。呢份邀請對呢位年輕人嚟講並冇乜特別印象,雖然高洛夫寧對日本嘅回憶曾經對佢造成好深嘅影響。佢就咁平靜咁去咗通宵祈禱。然後,喺做禮拜嘅時候,佢突然決定一定要去日本。由通宵禱告會返嚟之後,佢心情激動咁去搵學院嘅院長、大主教內卡塔里奧斯,同佢講佢想去日本,唔係做已婚神父,而係做和尚。學院院長對呢位年輕人嘅衝動非常同情,就向大主教匯報咗佢嘅心願。喺極短嘅時間內,伊萬·德米特里耶維奇·卡薩金嘅命運就已經決定咗。

1860年6月21日,呢位年輕人剃度出家,法名尼古拉斯。6月29日,首召使徒彼得和保祿瞻禮日,他被按立為大德執事;次日,在十二使徒齊聚瞻禮日(學院教堂的主保瞻禮),他被按立為大德長老。為呢位年輕人剃度做和尚嘅內卡塔里奧斯主教,為佢取名尼古拉斯,並話:「你唔係喺寺院度過苦行生活。你要離開你嘅祖國,去遙遠嘅異教之地事奉主。你除咗擺起苦行者嘅十字架,仲要擺起朝聖者嘅杖;苦修生活之外,使徒嘅工作正喺你面前等住你。」

六月底,尼古拉神父離開咗聖彼得堡,喺村裏同屋企人相處咗三日。辭別咗佢哋之後,佢就踏上咗漫長嘅旅程。佢帶埋斯摩棱斯克聖母像,並終身供奉喺身邊。⁴

去日本嘅旅程好漫長又艱辛。尼古拉斯神父喺尼古拉耶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過咗個冬天。喺嗰度,佢遇到咗西伯利亞嘅啟蒙者聖人伊諾肯提(當時係堪察加主教)。後者為佢 **upcoming** 嘅任務祝福,並勸佢全心全意鑽研日文。主教見到嗰位修道士嘅法衣破舊,就買咗啲上等緞布,親手為尼古拉斯神父剪裁

咗件新法衣。 佢仲喺尼古拉神父頸上掛咗一塊青銅胸前十字架,呢塊十字架係佢參加克里米亞戰役時擺到嘅。

1861年6月14日(舊曆2月),尼古拉斯神父喺軍用運輸船「阿穆爾號」上,喺日本函館港登陸。

函館

伊奧西夫·安東諾維奇·高什科維奇(1814–1875),一個喺好多方面都好出色嘅人物,被任命做函館嘅第一任俄羅斯領事。⁵ 佢喺1858年9月第三個十日期間嚟到函館,同佢屋企人、一名海軍軍官、一名醫生、一名神職人員(後因病喺領事館成立嗰年返返去老家)、四名男僕同兩名女僕一齊。

就算喺尼古拉大主教有到日本之前,俄羅斯領事館已經喺函館興建咗「基督復活教堂」(後喺函館大火期間,呢座教堂被燒毀,改建咗一座石教堂)。 瓦西里·馬霍夫神父監督咗教堂嘅興建同祝聖。但佢只喺日本逗留咗一年,就因為病要離開日本返返俄羅斯,之後I. A. 戈什科維奇就向宗議會申請,派一位神學造詣更深嘅神父嚟。

值得留意嘅係,當時日本人對外國人嘅態度極度敵視。西方國家強加嘅「和約」令武士階級極度不滿,佢哋視外國人為「野蠻人」,主張將佢哋徹底驅逐出境。因此,國家開國同外國人嘅到嚟助長咗極端嘅排外主義,有時甚至演變成公開嘅暴力。例如,喺1861年上半年,有六個外國人畀人殺害。武裝襲擊基督徒嘅事件喺京都、江戶同橫濱都有發生,因為日本人幾乎將佢哋視為主要敵人。喺函館就有呢類事件;不過,日本人對俄羅斯人嘅懷疑,並無少過對其他外國人,甚至可能更加深。 動盪加劇,反幕府情緒高漲。1862年,全面內戰爆發,於1868年以幕府將軍辭職及皇室政府成立告終。命運多舛,由榎本艦隊佔領嘅函館,

竟然成為幕府將軍嘅最後據點。但係,呢支艦隊喺1869年5月就俾皇軍打敗。天皇遷都到江戶,之後改名做東京,即係「東都」。明治時代開始——「照亮嘅治世」。

「只有上帝知道,我喺嗰啲早期日子要忍受幾多折磨。呢三個仇敵——世界、肉體同魔鬼——齊齊用盡全力向我攻擊,緊貼住我,想喺第一條又黑又窄嘅路上就打倒我;而呢啲誘惑睇落又好似完全合理:「我唔係同其他人一樣,都係為咗家庭生活而造嘅咩?你唔可以喺世上又精彩咁事奉上帝,又幫助你嘅鄰舍咩?最後,而家俄羅斯唔係比日本更需要人手咩?」「等等。成千上萬此類誘惑,每日每時,都喺你耳邊響起,無論你係醒住、做緊夢,喺自己嘅小房入面,定係喺教堂祈禱嘅時候。要克服呢一切,就要付出大量嘅靈性力量,同埋宗教感情嘅深刻提升。」

講道根本唔可能,因為「當時嘅日本人將外國人當成野獸,又認為基督教係邪教,淨係有惡名昭彰嘅惡人同巫師先會信」。而且,呢位年輕嘅傳教士唔識日文,對日本嘅宗教、歷史同文化都一頭霧水。「我一到日本,就盡我所能去學當地語言。花咗好多時間同心機,先至勉強掌握到呢種野蠻語言,但無疑係世界上最難學嘅,因為佢由兩種語言組成:原住民嘅日本語同漢語,雖然夾埋一齊,但絕對未融合成一種。」<...> 我最終都唔知點解,總算學識講日文,仲掌握咗一種最簡單易用嘅書寫方法,用嚟寫原版同翻譯嘅學術著作。」起初,佢係由函館知事嘅翻譯官教佢日文。喺後者嘅推薦下,尼古拉斯神父開始到著名學者木村健策嘅私人學校上課。喺度,佢仲研讀咗日本歷史同文學,以及佛教、神道教同儒教。除咗木村健策,佢嘅導師仲有佐賀順英同二宮實惠。佢嘅學業用咗八年先完成。幾乎成段時間,佢每日都讀書十四個鐘。同期,佢仲開始參加文藝聚會同參拜神道神社。D. M. Pozdneev⁶ 寫道:「透過不斷閱讀日本文學同定期同日本人互動,尼古拉神父喺口頭同書面日文都達到咗驚人嘅造詣。」佢有濃重嘅外國口音,但都唔阻礙所有

日本人都聽得明佢講嘢;佢詞彙豐富,造句又流暢,令佢嘅講話充滿一種力量,令所有日本人都好欣賞……佢嘅短語簡潔,用字轉折非常出人意表,卻又生動有力、震撼人心。」

「我一開始就努力去研究日本歷史,日本人的宗教和精神,以釐定透過宣講福音使該國覺醒的希望究竟有幾大可行性;而我越是熟悉該國,就越深信福音之言遲早會響遍大帝國的每個角落,並迅速蔓延開去。」

早期成功

首位皈依東正教嘅日本人係**佐久間孝**(1835–1913),佢係土佐氏嘅前武士,亦係函館一間古老神道神社嘅神職人員。澤邊係一個秘密結社嘅成員,個個結社嘅目標係將所有外國人趕出日本,佢又以劍術高超聞名。就係以劍術教練嘅身份,佢先去到俄羅斯領事I. A. Goshkevich個仔屋企。佢曾經周遊日本,靠教劍術維生。到咗函館後,佢娶咗一間神社の神職人員嘅女,唔單止改咗岳父嘅姓「澤邊」,仲繼承咗佢嘅世襲神職位階同職位。

「佐久間喺異教氛圍中過住平靜安詳嘅生活。作為城中最古老嘅神社嘅神職人員,佢深受市民敬重,收入頗豐,只知滿足同快樂。佢屋企人有位靚嘅年輕老婆、個細仔同埋老婆嘅阿媽。佢為自己嘅祖國同祖先嘅信仰感到自豪,所以鄙視外國人,憎恨佢哋嘅宗教,對嗰啲宗教有最無根據嘅成見。

呢位嚴肅嘅日本人喺1864年皈依嘅詳細經過,收錄喺A. Platonova嘅書入面。

佐川經常喺領事官邸遇到尼古拉斯神父,每次都用充滿仇恨嘅目光望住佢,有一次後者實在頂唔順,就問:

「你點解對我咁慁？」回覆好直接：

「你哋呢班洋人全部都應該死。你哋嚟我哋國家做間諜。而你,就憑你啲說教,對日本嘅傷害最大。」

「你已經熟悉我嘅教義？」

「唔係。」嗰個日本人尷尬咁答。

「唔聽人講完就先入為主,甚至定罪,公平咩?對自己唔識嘅嘢亂噏,公平咩?先聽清楚再了解,然後先至可以評論。如果我哋嘅教義真係咁差,就趕我哋走。咁你先算公平。」

「好啦,講啦!」

尼古拉斯神父嘅話令嗰位武士心靈深處為之一震。佢向尼古拉斯神父請示,想再見一次,繼續佢哋嘅對話。過咗一段時間,尼古拉斯神父寫信畀伊西多大主教:「一位古代宗教嘅神職人員嚟我度研究我哋嘅信仰。如果佢唔灰心或者唔會因為改信基督教而俾人處決,就可以對佢抱有好多期望。」

喺1865年4月20號嗰封信入面,尼古拉斯神父寫道:「嗰位神職人員正迫不及待咁等緊我替佢施洗。佢學識淵博、聰明、口齒伶俐,並且全心全意投入基督教信仰。」佢而家唯一嘅人生目標就係透過宣揚基督教嚟服務國家,而我成日都要阻止佢嘅請求,驚佢未做得到任何嘢之前就先俾人斬首。

以下佢自己嘅描述,可以畀人感受到薩瓦貝處境嘅危險:「我唔可以公開咁樣讀呢本書(福音書),但我好想讀佢。所以我就諗到一個方法,喺我嘅miya(即係異教神社)做儀式嗰陣讀佢。我會將《福音書》擺喺面前,代替異教儀式用嘅書,一邊打平時嗰隻鼓一邊讀。冇人會懷疑我喺度讀外國嘅「異端」。"

過咗唔耐,佐久間就介紹佢嘅朋友——醫生坂井敦則畀尼古拉斯神父。過咗一陣,第三個朋友——醫生宇野就加入咗佢哋。日本人開始自己搞教理問答班,到1868年春天,已經有大約20個人準備受洗。

當時,長崎再度開始迫害天主教徒,而函館則來了一位新官員。1868年4月,尼古拉斯神父喺佢書房度秘密為呢三位朋友施洗,之後佢哋就離開咗函館。佢哋係保祿佐久間、若望阪口同雅各宇野。就係喺明治時代曙光初現之前嘅五個月,日本正教會咁樣誕生㗎。⁷

嚴酷嘅試煉即刻臨到澤邊。佢嘅妻子發瘋,幾個月後喺一陣瘋狂中燒咗自己屋企。澤邊搵唔到底護,好快就返咗函館。而家佢連生活嘅手段同落腳地方都有晒。差唔多喺同一年(1868年),佢畀人關咗監。聖尼古拉斯寫道:「就喺我眼前,一個男人透過上帝嘅恩典重生入新生命嘅過程發生㗎;而喺我眼後,另一個過程已經開始——考驗同加強呢位新出生嘅保羅嘅決心。」佢八歲嘅仔因繼承權成為同一座異教神社嘅神職人員,為佢同病重嘅阿媽提供生活所需。後來,保羅·薩巴貝得到安慰,見到佢個仔成為基督徒。呢啲試煉只係令保羅更加熱誠,喺1875年佢晉鐸成為神父。

我哋當中第二位基督徒係坂井伊奧恩先生。佢係本地嘅醫生,亦係已經皈依基督教嘅佐久間先生嘅摯友。佐久間先生試過勸佢都信,但係坂井先生好辯,好難勸到佢;所以薩巴貝先生就開始經常請佢去我屋企,我哋兩個一齊勸佢。最後,佐久間先生受洗,仲被按立做神父,但佢因病好快就去世㗎。第三位基督徒係宇野詹姆斯先生,佢以前都係醫生。佢喺函館由而家嘅約翰·奧諾神父替佢施洗,之後又有幾個人都接受咗洗禮。但呢幾位就係我哋最初嘅基督徒當中最主要嘅。之後,領洗嘅人數愈嚟愈多,喺日本有系統咁傳揚基督教嘅可能性開始浮現。就係為咗呢個目的——擺到官方嘅認可——我去咗俄羅斯一段時間,喺當地最神聖嘅聖統會議擺到許可同祝福之後,再次返咗日本。我到咗唔耐,佐久間先生就嚟探我,佢同我講咗好多嘢,其中就有我唔喺日本嗰陣,阪井先生嘅奇怪行為。佢成日都想喺生意上賺盡錢,但其他基督徒就相

反,佢哋努力同弟兄姊妹分享一切。 聽到呢啲,我本想責備坂井先生,但當佢嚟到時,事情即刻就清楚晒。當佢嚟探我個陣,佐伯先生就拎咗佢收埋個筆約兩百盧布嘅聖經基金(100, s)出嚟,話想用嚟做教會嘅工作。咁就解釋到佐伯先生一開始對阪井先生行為感到莫名其妙嘅原因。

另一宗同樣表面上詭異嘅事件,就係關於**Tomi Peter**先生。有一次,大家忽然發現佢失蹤咗,有人知佢去咗邊。我問佢老婆,但佢都唔知,而且佢面上既無悲傷,亦無特別嘅擔心。 成件事好神秘,持續咗一段好耐時間。但係十一日之後,有一晚差唔多十一點,Tomi Petr 先生同 Sakai 先生一齊嚟到我度。我見到佢變得極度消瘦,骨頭突出,面色完全變晒,睇落真係好可憐。 當我問佢去咗邊度同點解消瘦咁多,佢就答我話,佢成日都唔瞓覺、唔食嘢,淨係祈求佢啲異教徒兄弟可以快啲畀佢知道佢自己最近先得着嘅真理之光照亮。 聽到呢啲,我對佢咁樣感人嘅虔誠表現真係嚇咗一跳。不過,我都要同佢講,以後呢啲做法要跟足教會嘅規矩,否則好容易傷到自己身體。

來自俄國的幫助

1869年年底,尼古拉斯神父請假後,前往俄羅斯,向聖統議會申請准許喺日本開設俄羅斯靈性傳教站。

尼古拉斯神父於1870年2月抵達俄羅斯。1870年4月6日,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批准咗聖統會議嘅決定,准許喺日本設立俄羅斯傳教站,成員包括一名傳教隊長、三位傳教神父同一名平信徒助理。 預計開支有一半由國庫支付,另一半則由宗教部印刷基金承擔。總共,該傳教團每年撥款6,000盧布,並獲得一次性的10,000盧布。傳教中心設於東京、京都、長崎及函館。 尼古拉斯神父被委任為傳教隊長,並晉升為大修

道院長。該傳教隊隸屬於堪察加教區。傳教士的職責在尼古拉斯神父提交並由聖統會議批准的《傳教指示》中已明文規定。

尼古拉斯大主教自己喺1879年寫道：「正教日本嘅一個特徵係，呢個正教傳教團只存在咗八年，期間淨係得兩位傳教士，亦冇任何明確嘅物質資源，但佢嘅基督徒人數已經係天主教同所有新教傳教團加埋一齊嘅兩倍。」

喺去日本之前，尼古拉斯大主教長老有機會見到佢年邁嘅老父。

佢喺1871年3月返到函館。喺佢離開期間，福音嘅傳講一直都有停過。到嗰年年底，尼古拉斯大主教喺仙台為十一個人施洗。

1872年，^{基輔神學學院}嘅候選人安東尼(提哈伊)神父嚟到函館。尼古拉斯大主教咁講佢：「我真係唔可以再搵到更好嘅幫手！」佢將函館嘅教會交畀安東尼神父，然後喺1872年2月4日搬去咗東京。

聖經同其他重要書籍嘅翻譯

聖人喺佢仲喺函館嗰陣，就開始咗佢最大嘅工程——將聖經同禮儀書譯成日文。早喺1869年，聖尼古拉斯就寫道：「由以上所講，似乎可以得出結論，喺日本，至少喺可預見嘅將來，收成都好豐盛。但係我哋呢邊，除咗我自己完全私人嘅努力之外，根本冇其他工人……即使我繼續沿住同一條路去做，一個人嘅努力喺呢度幾乎就似大海入面一滴水。要將新約聖經翻譯好，如果認真做(又點可以唔認真做呢?)，最少要再花兩年專心嘅時間。之後仲有舊約要翻譯；而且，如果我哋要有一間最細嘅基督教會，都絕對要喺日本文進行崇拜；至於其他書，好似《聖史》、《教會史》、《禮儀》同《神學》呢？呢啲都同樣係極度必要嘅。而所有呢啲，同其他類似嘅作品，都要翻譯成「日文」——一種至今仍未有人知道外國人究竟可唔可以精通到

,可以喺上面寫字,至少有外國人喺自己語言度寫嘢咁容易、咁快嘅程度嘅語言。好多年之後,佢寫到翻譯工作「就係傳教工作嘅精髓所在」。而家,無論喺邊個國家,傳教工作都唔可以淨係靠口頭講道。嗰個仲有鐘聲喺街度走嚟走去、召喚聽眾嘅方濟各·沙勿略時代,早就過去晒。但係喺日本,鑑於當地人鍾意閱讀,同埋對印刷文字嘅尊重愈來愈高,信徒同準信徒首先要有一本用佢哋母語寫、文筆優美、印刷精良,而且價錢相宜、外觀靚嘅書。對我哋嚟講,尤其重要嘅係能夠釐清同天主教同新教嘅教義上差異嘅書籍。

11. 呢座教堂係由聖彼得堡嘅建築師米哈伊爾·阿列費耶維奇·舒魯波夫設計。聖像屏係喺1923年嘅地震中被摧毀,之前係由聖彼得堡嘅聖像畫家瓦西里·馬卡羅維奇·波謝霍諾夫繪製。教堂嘅建築捐款來自全俄羅斯各地。單係莫斯科就捐咗20萬盧布,佔咗工程總造價嘅高達40%。

12. 俄羅斯皇位繼承人到日本嘅訪問,都係刻意安排同呢個活動一齊舉行;不過,喺大津事件之後,皇儲就離開咗日本。

喺函館,因為有人做翻譯,禮拜儀式用教會斯拉夫語進行,而淨係「主啊,憐憫我」、「聖神啊,憐憫我」、「我信」同「我哋嘅天父」嗰幾句,先用日文唱同讀出嚟。當翻譯「主啊,憐憫我」呢句祈禱詞時,就出現咗點樣將「憐憫」呢個詞翻譯嘅問題,因為呢個詞往往會令人聯想到對罪犯施恩。尼古拉斯主教話:「我哋同我哋嘅上帝並無此種關係。」我哋會用「avarema」呢個字。就好似媽媽「對」細路「施憐憫」,係原俄語入面「有憐憫心」嘅意思。就喺函館,聖尼古拉斯開始由中文翻譯聖經;但佢好快就覺得中文譯本唔夠用,轉去由教會斯拉夫語翻譯新約聖經,因為佢認為嗰個版本比俄文版更準確。每節經文都同《武德會文本》(Vulgate)、《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同英文譯本互相核對。遇到難解嘅段落,聖人就靠聖約翰·克里索斯托姆(St. John Chrysostom)嘅註釋。佢每做四至五個鐘頭,最多都只翻譯到十五節。當聖人完成咗《福音書》同《使徒行傳》嘅翻譯(佢嘅第一版)之後,呢啲作品都開始用日文嚟閱讀。其餘包括聖保祿寫畀加拉太人、以弗所人、腓立比人同歌羅西人嘅書信,以及一半寫畀羅馬人嘅書信,都喺函館翻譯咗

出嚟。 同一時間,一本由中文翻譯嘅簡短祈禱書、洗禮儀式同接納異教徒嘅儀式、羅斯托夫聖人德米特里嘅《正教信仰告白》、為慕道者嘅教理問答、舊約概要,米迦勒主教嘅《解說福音》同普拉托大主教嘅《道德神學》。

13. 喺1923年嘅廣州地震期間,圓頂倒塌,大教堂所有傢俬同聖像屏風都喺大火中被燒毀。傳教站圖書館,曾經藏有高達三萬冊書籍,都燒咗一場空。就連喺高溫下溶咗嘅鐘都蝕底。1923年10月20日,喺一個緊急主教會議上,決定重建大教堂。1929年12月15日,大教堂重建完成後舉行咗祝聖禮。 重建大教堂嘅日本建築師大岡秀吉冇改動建築整體比例,但喺圓頂度加咗一個幾乎察覺唔到嘅曲線,呢個曲線借鑑自佛寺建築,象徵住飛翔嘅鳥。

聖尼古拉斯遷居東京後,首先翻譯《八音經》,然後翻譯大齋期及節日三時禱文,同時亦在進行福音書的新譯本。他翻譯了全年聖禮週期所需的所有舊約聖經部分。 佢唔信天主教同新教嗰啲唔夠仔細嘅翻譯,所以連睇都唔想睇,驚俾佢哋帶偏或者無意中借用咗佢哋嘅嘢。 聖人最大嘅心願就係將整本聖經翻譯晒。

1910年,佢話按佢嘅計算,仲要五年先可以完成呢項工程。

「唔係要將福音同禮儀嘅翻譯降低到平信徒嘅水平,相反,信徒要提升到能夠理解福音同禮儀文本嘅程度。」 福音書入面用通俗語言係唔可接受嘅。如果我遇到兩個完全一樣嘅字或表達方式,喺日文聽落同睇落都同樣高雅,咁我當然會, 就會優先揀用較多人用嘅嗰個,但我從來唔會對無知作出讓步,亦唔會喺翻譯準確度上作任何絲毫妥協,就算要用啲喺日本好少人識嘅漢字都無所謂。 我自己都覺得,有時我嘅翻譯要日本讀者花好大功夫先至明白。但呢個主要係因為對佢哋嚟講,東正教本身就夠新鮮.....

翻譯上嘅好多困難同陷阱,都源於好多字 centuries 嚟一直俾佛教徒同神道教徒用,令到佢哋帶咗好特定嘅含義,喺東正教嘅語境入面用,要麼根本唔得,要麼就好危險¹⁴。 好幾次,主教都會將某段經文或概念嘅翻譯本分發畀各堂區,請神職同平信徒提出意見。

三十年來,每到晚上六點鐘整,佢嘅常規翻譯助理帕維爾·中井——一位學識淵博、勤力非常、全心投入東正教信仰嘅人——就會走入主教嘅寮房。佢會坐喺主教身邊嘅矮凳上,等主教口述佢就寫。呢份工作通常要四個鐘頭,喺晚上十點鐘就完。

「面前擺住斯拉夫文同希臘文嘅聖禮經文,旁邊仲有參考書嚟協助正確理解。我嘅助理手頭有中日字典同文法書,而我哋面前就係由我哋北京傳教站擺返嚟嘅中文聖禮經文。我望住斯拉夫文稿,再同希臘文對照,然後口述翻譯,盡力保持逐字準確;我嗰位同事就用漢字夾雜日文字母將佢寫低。呢個階段嘅翻譯困難,就係日文文法同我哋相反;即係話,日文要先講主語,喺翻譯入面——無論有幾多從句同引入子句——都要擺喺主語同動詞之間,全部都要喺主動詞之前出現;喺每個從屬同引語子句入面,都要用同樣嘅子句排列。

一旦歌曲或祈禱文口述完畢,並確立各部分之間的語法關係後,便開始對文本進行潤色;我最關注的,是確保文本的含義絲毫不偏;而我的同事則同樣細心,確保文本在語法及風格結構上既正確又優美。呢部分嘅工作最困難同最費神。呢度就特別需要對中日文有深入嘅認識,因為首先,要對每個漢字嘅意思有清晰嘅理解,先可以喺好多同音字入面揀出最常用同最易明嗰個;其次,就要決定係保留漢字嘅讀音定係改用日文讀音,因為當漢字由中國傳入日本嗰陣,就帶埋一種單音讀音,呢種讀音到而家都仲同佢哋連埋一齊,淨係有深厚學識嘅人先完全識得,但係呢種讀音逐漸簡化同普及,已經大程度滲透到最底層嘅民眾;同時,幾乎每個字都有日文音讀,而且各有自己嘅讀音。究竟應該跟邊個?好似應該嚴格遵守日本用法,但好多時一個字嘅日文讀音,對唔識字嘅人嚟講,甚至比中文讀音更難明。第三,亦要考慮是否要將漢字不加日文音譯,或者因為漢字難度高或意思含糊,要加音譯,而且要決定加到幾多程度。總括而言,就要決定採用邊種語言嚟做翻譯。當我哋考慮到所翻譯內容嘅重要性時,最嚴謹嘅學術語言最符合我哋需要;佢唔受字形同發

音限制,完全唔需要任何音譯;但呢種語言就算對中等學歷嘅人嚟講都唔方便,對冇乜教育嘅人就更加完全唔明。 當我哋考慮到譯文要人人看得明,而呢正正就係佢最大嘅優點時,我哋就會傾向用大眾語言——即係口語;但咁樣嘅話,我哋嘅譯文就會變得咁通俗,以至除咗平民之外,其他人都唔會理會。 我哋決定採用一條中間路線嘅語言。我哋努力去堅持呢點,雖然因為標準唔夠清晰、界線又模糊,呢度有好多空間畀人爭拗,喺呢啲爭拗入面,我盡力保持最大程度嘅清晰,而我嘅同事就致力避免低俗,保持表達嘅雅緻。 當所有呢啲困難最終都解決咗,譯文定稿,全書翻譯完成之後,我哋會再重溫一次,仔細對照原文,確保全書對相同嘅原文詞語同表達,都用同一譯文同一譯名。

由前神學院學生組成咗一支完整嘅翻譯團隊,佢哋唔單止翻譯俄羅斯神學著作,仲有俄羅斯文學作品(最初,翻譯部淨係由喺俄羅斯受過神學教育嘅人組成;後來,日本籍人士都開始喺度工作)。 當中包括神學院的院長伊凡·塞努馬及其夫人安娜·盧金尼奇娜·塞努馬;神學院哲學及神學教授小西正太郎,他在俄國度過十年(後來改信新教);以及著名翻譯家與學者登茂志摩。 聖人寫道:「畀佢哋翻譯同閱讀。一旦你熟悉咗俄羅斯文學,認識咗普希金、列爾蒙托夫、托爾斯泰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唔可能唔鍾意俄羅斯。」

戰爭

由1900年開始,反俄情緒再度高漲,無可避免咁影響到對教會嘅態度。D. M. Pozdneev引用咗一份叫《日本》報紙嘅典型摘錄:「東正教係一個邪惡嘅地方,咒詛由度傾瀉落日本,亦喺度為日本嘅失敗祈禱。佢一直都係俄國間諜服務嘅主要機構。日本人憎恨嗰座俄國大教堂嘅圓頂,因為佢高高咁聳立喺成個城市,好似向皇宮本身傳遞輕蔑嘅訊息;佢哋憎恨教堂嘅鐘聲,每個星期日朝早都用佢嘈吵嘅聲響打擾市民嘅安寧睡眠。」

1902年日本同大英帝國結成聯盟之後,日俄戰爭已經勢所必然。喺1903年嘅主教會議上,尼古拉斯主教被迫回應一個令日本正教會基督徒非常關心嘅問題:佢哋應唔應該參加對俄國嘅戰爭? 佢回應話,佢哋要同全國人一樣,履行對祖國嘅責任。如果戰爭爆發,佢哋就要 將俄羅斯視為敵人,但「對敵人作戰並唔代表要憎恨佢哋,而只係為咗保衛自己嘅祖國。」

1904年2月5日,日本同俄羅斯斷絕咗外交關係。當時喺傳教站服務嘅兩位神職人員就返咗國。 日本教會嘅神職人員同平信徒向佢哋嘅主教懇求留喺日本。尼古拉斯主教回應話,佢已經喺上帝面前決定,要留喺日本,就住喺大教堂隔離個細細嘅單位。 「我希望宣戰令唔會對我哋教會嘅活動造成任何改變。教理員會繼續宣講救主嘅福音,學生會繼續返傳教學校,而我就會全心投入翻譯我哋禮儀書...

今日,照常規,我哋大教堂舉行彌撒,但由今以後,我唔會再參與我哋教會嘅公開禮儀.....到依家為止,我一直為日本帝國嘅繁榮同和平祈禱。 然而,現今日本同我嘅祖國宣戰,作為一個俄羅斯臣民,我唔可以為日本打敗我嘅祖國而祈求。我同樣對祖國有責任,正因如此,我會好高興見到你哋履行對自己國家嘅責任。」 一封「通告信」寄往日本正教會所有堂區,因為佢哋對俄羅斯宣戰感到震驚。信中,主教祝福日本基督徒履行忠臣嘅職責,但同時提醒佢哋: 「你哋當中要上戰場、冒生命危險嘅人,要打仗——唔係出於對敵人嘅仇恨,而係出於對同胞嘅愛.....對祖國嘅愛係一種神聖嘅情感.....但除咗我哋嘅塵世祖國之外,我哋仲有天上嘅祖國..... 呢個我哋嘅祖國就係教會,我哋都係佢嘅成員,透過佢,天父嘅子民先真正成為一個家庭.....等我哋一齊為我哋嘅天國盡我哋嘅本份,各人跟住自己嘅召命.....同時,等我哋虔誠咁祈禱,願主盡快恢復破碎嘅和平.....

聖人停止咗同俄羅斯所有嘅書信往來,全心投入翻譯工作。

當俄國戰俘開始抵達日本(總數達七萬三千人)時,聖尼古拉斯在獲得日本政府同意後,成立咗「戰俘精神安慰協會」。五位識講俄文嘅神父被揀出嚟照顧嗰啲戰俘。日本教會為每位抵達日本的戰俘祝福了一枚銀十字架。戰俘們獲得了聖像和書籍。主教本人亦多次寫信給他們。

尼古拉斯主教喺戰時嘅工作,唔單止喺日本,連喺俄羅斯都受到極高評價。1905年底,尼古拉斯二世皇帝寫信畀尼古拉斯主教:「...你向所有人證明咗,基督嘅正教會,唔屬於塵世嘅統治,亦唔受任何種族仇恨所限,佢包容所有部落同語言。 <...> 按照基督嘅誠命,你有放棄畀你照顧嘅羊群,而愛同信嘅恩典畀咗你力量去承受戰爭呢個烈火試煉,喺戰火紛飛之中,仍然喺你努力建立嘅教堂入面保持和平、信仰同禱告。」

聖尼古拉斯喺戰爭年代所展現嘅罕見機智同智慧,喺戰爭結束後喺日本社會眼中進一步提升咗佢嘅地位。呢位聖人嘅威望幫助迅速克服咗戰後嘅心理後遺症,並為俄羅斯同日本之間嘅和解鋪平咗道路,一直持續到1917年。

戰後時期帶來咗新嘅考驗。由俄羅斯到日本東正教傳教站嘅捐款幾乎枯竭。結果,傳教站被迫解僱咗30位教理教士,並關閉咗教理教士培訓學院。

1908年,塞爾吉烏斯主教(季霍米洛夫)¹⁵ 抵達京都教區。他迅速掌握了日語,並展開積極的傳教工作,遍訪全日本。佢嘅到來令尼古拉斯大主教深受安慰,佢寫道:「而家我可以安心離世,因為我知道傳教工作落喺可靠嘅人手上。」又寫道:「.....我哋仲需要另外兩位同樣熱誠嘅傳教士。我哋為此向神祈禱,並將目光投向俄羅斯。」

晚年同佢嘅離世

1911年7月,尼古拉斯神父在日治時期牧職五十周年,以盛大儀式慶祝。塞爾吉烏斯(季霍米洛夫)主教寫道:「神父和教理教士開始從日本各地陸續抵達.....淨係佢哋就有超過一百二十人,仲有好多由各省嚟嘅基督徒都努力嚟出席。於是,每日由朝早到深夜,呢位七十五歲嘅長老都坐喺房入面,聽住神父哋匯報堂區嘅狀況、教理員哋講述佢哋各自地區嘅傳教情況,或者同啲由遙遠地方嚟嘅老太太傾偈。宗議會開始咗.....嗰度唔係有好多嘢要做同好多興奮嘢咩?周年慶祝活動.....一日之內:彌撒、祈禱會、與貴賓嘅酒店用午餐,仲有音樂之夜。對於我哋呢班後生仔就咁多。但嗰位75歲嘅長者就獲邀去Surugadai學校嘅校友會。於是佢就去咗。佢有點聽人講嘢,反而成日自己講,分享佢嘅智慧。人只可以佩服佢大德點樣捱過咁樣嘅一日.....而聽日都唔會有休息。有個好長嘅環節——差唔多四個鐘頭——讀祝賀電文。到夜晚,又嚟傳教站嘅院子入面同幾百個基督徒食晚飯.....但係我覺得,如果唔係最後嗰一刻,就算係已故嘅主教,呢一日都會相對順利咁過去.....受到嗰啲演講嘅啟發,主教站起身,用一種非常有活力嘅動作仰起頭,以聲線穿透成個廣場——入面有幾百個基督徒正嚟食飯——提議大家齊齊唱日本國歌,向陛下致敬,日本天皇,多得佢嘅宗教寬容,基督教唔單止可以傳播,仲可以享受,雖然唔算係皇室庇護,但至少都係完全嘅興旺。你真係要見到主教嗰種非凡嘅興奮,佢張面紅得發紫。要親耳聽吓主教唔單止率先開唱,仲一路唱到尾.....要見到嗰團本應唔再年輕嘅身軀入面,依然燃燒住嘅青春火焰。到時大家就會明白,呢一刻如果唔留低痕跡嚟主教嗰顆受困擾嘅心入面,就真係唔得了.....

嗰陣日子嘅緊張同疲勞,令佢閣下本已患嘅心臟氣喘更加嚴重。佢嘅體力開始急速下滑。

喺佢離世前唔耐,主教同塞爾吉烏斯主教講:「.....我哋嘅角色唔過係一把犁。農夫耕完田,犁就磨損咗,佢就棄咗佢。我都磨損咗,都會畀人棄咗。一把新犁會開始耕。所以,你要留心,繼續耕!誠實咁耕!唔

疲倦咁耕!」願神的工作興旺!然而,神在眾人中揀選你來犁地,這卻是我們的安慰。這表示你未曾生鏽;這表示,透過你喺神田裡嘅勞作,你嘅靈魂已然 somewhat 得著潔淨,為此,我哋將永遠感謝神。

尼古拉斯樞機主教喺1912年聖誕節第一日舉行咗佢最後嘅禮拜。幾日後,佢被送入築地聖路加醫院。但係,喺2月5號,佢迫不及待想完成手頭嘅事務,堅持要返上蘇拉加台,繼續佢嘅翻譯工作。喺2月13號,佢向宗議會提交咗佢最後一份有關傳教工作現狀嘅報告。

2月15日,他堅持恢復合唱團排練——合唱團排練通常在隔壁房間舉行,但因醫生建議而取消——並要求唱他最鍾意嘅詩歌《巴比倫河畔》。

嗰晚,佢開始神誌不清,喺迷糊中多次講出「復活」呢個字。2月16號,八點十分,大教堂嘅巨鐘鳴響,宣告聖尼古拉斯離世。

15. 塞爾吉烏斯大主教(季霍米洛夫)於1945年4月以「俄國間諜」身份被捕。同年8月10日去世。

主教塞爾吉烏斯寫道:「主教已經唔再呻吟。」護士已經唔再畀佢打針。只有靜靜咁讀緊基督之道——呢項事工就係佢恩典一生所獻身嘅——打破咗床邊嗰種明顯嘅死亡之謎;而喺昨日,佢仲精神咁傾偈,並擬定咗未來十年嘅工作計劃。<...>

大主教大人嘅遺體安放喺十字堂.....喺2月4號(舊曆)星期六,朝早同黃昏喺通宵禱告會之後;喺星期日禮拜儀式之後同黃昏;同埋喺2月6號星期一,朝早同黃昏,都喺度舉行咗隆重嘅追思禮拜,教堂永遠都擠到爆滿。樞機主教仲未放喺棺入面,因為棺仲未整好。嗰陣日子,我喺日本牧職期間,第一次見到一個好特別嘅習俗!一班好出名嘅基督徒,互相約定,每晚嚟守屍到天光,一路聽人讀福音書。

總主教的遺體已用貝加羅德聖若阿薩夫的聖遺體聖油抹油。在A. P. 希內爾尼科娃捐款下,於上野區的谷中墓園買下一小塊地皮,並於2月22日在此安葬。

朝早,喺四個祭壇度為尼古拉斯樞機主教嘅靈魂舉行咗四次彌撒。十一點,喺基督復活大教堂舉行葬禮儀式,主要用日文進行。 喺其他花圈之中,日本天皇送嚟嘅一個最為突出——呢種榮譽好少會頒畀外國人。殯禮儀式完結之後,棺木繞咗聖殿一圈,然後放上靈車。十公里長嘅送葬隊伍出發前往墓地。「風勢猛烈咁撕扯住我哋嘅旗幟。 我哋要將佢哋降半旗。男同學同女同學行緊路,全部着住一樣嘅校服。每個人都拎住棕枝,象徵對佢哋日本使命成功嘅信心。無數鮮花,成百個花圈。聖像、十字架。神父同執事着住聖袍..... 好多着着聖衣嘅教理教士。主教着住全套法衣,手持牧杖。佢嘅聖旨。主教職權嘅所有標誌都由佢佩戴。最後面係架拉住 precious 棺木嘅馬車,旁邊有位着住繡金朝服嘅俄羅斯代表。然後就係無盡嘅基督徒遊行隊伍.....

聖尼古拉斯大教堂

要實現興建大教堂嘅計劃,需要大量資金同埋公眾支持。為咗籌款,大修道院長尼古拉斯前往俄羅斯。喺1879至1880年,佢到咗聖彼得堡、莫斯科、喀山、基輔同敖德薩,收集自願捐款。

喺俄羅斯,呢個傳教團一直都得到公共教育部長,後來又成為國家理事會成員嘅普佳金伯爵(Efimiy Vasilyevich Putyatin)嘅大力支持。 1853年,副海軍上將普提亞金喺旗艦護衛艦「帕拉達號」上,為俄羅斯海軍「發現」咗日本;佢亦都建立咗兩國嘅外交關係,並簽訂咗日本同俄羅斯之間第一份官方友好條約。作為聖彼得堡社會同政治圈嘅有影響力人物,普提亞金視尼古拉斯如己出,悉心照顧傳教團嘅需要。海軍上將嘅女兒奧爾嘉同尼古拉斯神父關係亦非常密切,喺1884年以修女身份去咗日本,協助佢嘅傳教工作。

見到傳教團喺日本嘅成功,聖統會議決定喺當地委任一位主教。除咗尼古拉本人,根本諗唔到有其他合適人選。1880年3月30日,佢喺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接受按立。佢嘅艦隊嘅蒸氣船「dobrovolno」號返到佢第二個祖國時,仲去咗巴勒斯坦朝聖,參拜咗聖墓,並帶返一支棕樹枝返日本。

最初,未來教堂嘅設計由聖彼得堡嘅建築師、教授A. Shurupov擬定。建築嘅平面圖似希臘十字,圓頂則以拜占庭式風格設計。尼古拉斯喺神田區嘅駿河台山頂買咗一塊地,喺中世紀嗰陣,嗰度曾經有座火望樓,亦都做為江戶(舊東京)港口入嚟嘅船隻燈塔。建築由英國建築師喬舒亞·康德(Joshua Conder)監督,佢喺十九世紀同二十世紀之交喺東京興建咗超過五十座建築,包括皇居。七年之後,即係1891年,康德將基督復活大教堂嘅鑰匙交畀尼古拉斯主教。祝聖儀式由19位日本神父同超過4,000名基督徒出席。呢座東正教教堂,人稱「尼古拉堂」(即聖尼古拉斯教堂),好快就成為日本首都嘅地標。俄羅斯水手認出佢嘅輪廓,就係俄羅斯海軍主要教堂——位於克倫斯塔特的聖尼古拉斯海軍大教堂。直到1923年摧毀性嘅關東大地震襲擊東京——之後先開始興建高層大廈——呢座地段好正嘅東正教堂一直都係城中最高嘅建築之一。呢啲都招致咗批評:「大教堂高踞皇居之上好唔尊重」、「呢係俄羅斯霸道嘅展示。」

然而,建築嘅規模同大教堂喺日本首都嘅位置,都同尼古拉斯本身嘅地位,以及佢當時喺日本社會所扮演嘅角色相稱。呢位主教備受尊崇,喺俄羅斯同日本都有好多仰慕者。佢喺好廣範嘅議題上都被人爭取意見,由東方學文章到國際關係都有。尼古拉斯主教嘅外交手腕喺解決臭名昭彰嘅「天津事件」所引起嘅衝突時更加顯露無遺,當時俄羅斯皇儲尼古拉·亞歷山大德羅維奇遭到暗殺未遂。

呢件事前所未有。俄國沙皇繼承人應日本天皇邀請訪日,其人身安全亦由天皇保證,卻畀自己保安隊嘅一名警察襲擊。日本發現自己面對一場外交上嘅醜聞式失敗,甚至威脅到國家安全,因為當時護送皇儲嘅七艘俄國戰艦,輕易就可以摧毀成個日本艦隊。俄羅斯人嘅憤怒,就係連皇帝派去嘅日本醫生都唔肯

畀佢哋醫治,雖然嗰道傷口根本唔算嚴重。皇帝親自趕去探望尼古拉·亞歷山大羅維奇,送佢去碼頭,甚至登上俄羅斯戰艦——呢啲對當時嘅日本在位天皇嚟講,簡直係難以想像嘅舉動。 俄羅斯使節謝維奇同尼古拉主教都介入咗呢件事。尼古拉特別熱心,尤其係無人之上,勸佢同名嘅沙皇太子唔好令件事演變成同日本嘅戰爭。沙皇太子接受咗日本天皇嘅道歉,呢件事就和平解決咗。

1910年,尼古拉牧職日本五十周年,舉行盛大慶典。聖統會議晉升佢做大主教。尼古拉收到日本天皇、東京知事、日本報界同外國傳教機構嘅祝賀。 東京知事嘅演講入面有咁一段說話:「.....我覺得,可敬嘅教師尼古拉斯為我哋國家所作嘅貢獻,唔只係一個傳教士嘅成就,更因為佢為我哋國家嘅文明作出咗貢獻.....」

其他在日嘅外國人亦都熱烈讚揚俄羅斯傳教團。根據一份英國報告:「在日英格蘭聖公會嘅隔離,矗立着由日本最優秀嘅基督徒——尼古拉大主教領導嘅壯觀俄羅斯傳教團.....」

主教自己就咁講佢自己嘅功績:「農夫用嚟犁田嘅犁,有冇自己嘅功績?佢可以吹噓:『正教徒,睇吓我做咗啲乜嘢!』.....我哋嘅角色唔過就係條犁。農夫犁完咗,條犁就磨損咗,佢就拋棄咗佢。」 我亦都磨損咗。我亦都會被拋棄。一把新犁會開始犁地。所以,繼續犁吧!誠實咁犁!不懈咁犁!願神嘅工作興旺!

然而,知道神同你一齊耕耘,實在係一種喜樂。呢個意思係,你未生鏽。呢個意思係,喺神嘅田地入面工作嘅時候,你嘅靈魂已經得到咗某種程度嘅潔淨。為此,我哋永遠都要感謝神。

日本尼古拉斯嘅言行教導

預備你嘅靈魂面對誘惑

日本聖尼古拉斯於1887年7月日本教會理事會的講道

聖經上寫住：「我兒！如果你決定要事奉主上帝，就要預備好你嘅心去面對試探：節制你嘅心，堅定不移，喺試煉嘅時候唔好灰心；緊緊咁依靠祂，唔好轉離，咁你最終先會得著高舉。」 「無論有咩事臨到你，都要甘心接受；喺你受辱嘅種種變遷中，要存耐性。」（西拉書2:1-3）我哋今日齊集喺度嘅人，當然都已經立志事奉上帝，所以好清楚事奉上帝就等於要迫自己去勞苦。但我哋亦都知道，呢份事奉帶嚟好大嘅喜樂。因為全能嘅神唔單止睇到為祂勞苦嘅人，仲會幫助佢哋，並以祂嘅憐憫去愛佢哋。不過，為神勞苦嘅道路充滿咗危險同絆腳石、軟弱同跌倒；正因如此，聖經教導我哋，如果你想事奉主上帝，就要預備好你嘅心靈去面對試探。

試煉有兩種：第一種是來自上面的試煉；第二種是來自下面的誘惑。關於上面的試煉，聖經告訴我們：「金銀都經過火煉，人心卻被試驗。」（箴言17:3）黃金可以係純金，可以帶有雜質，亦可以係人造假金。經過火煉，純金毫髮無傷，反而更加靚；雜質同純金分離；而假金最終就變成冇任何價值嘅嘢。同樣地，一個人嘅美德可以係真，可以摻雜咗自負、驕傲或者其他慾望，又或者完全係虛假唔誠懇，就好似偽善嘅法利賽人咁。因此，由上而來嘅試煉就決定咗一個人美德嘅質素。上帝從起初就洞悉人心；所以，試探並非要祂去發現我們的品德，而是為了當事人自己，好叫他們若見到自己裡面有虛假和偽裝，就可以悔改，歸向善。願我們不被剝奪從上面來的這些試探。

但係，除此之外，仲有一種試探，就係嚟自魔鬼嘅試探。佢會將黑暗灌入人嘅思想，將各種污穢倒入人嘅心，令佢哋陷入混亂，從而引誘佢哋行惡，目的係令事奉上帝嘅人背離上帝。

我哋既然立志事奉上帝,就必須時刻記住,自己正處於呢種種試探同誘惑之中。聖經上話:「要清醒,要警惕,因為你哋嘅仇敵魔鬼,好似一隻吼叫嘅獅子,四處遊行,尋找可吞吃嘅人。」(彼得前書5:8-9) 所有教理教士同神父都係魔鬼嘅嚴密監察之下,佢為咗打敗佢哋,會發射無數烈焰箭矢。當中最具破壞力嘅就係自滿同驕傲。因為好多教理教士都係好細個就開始傳教,人哋已經叫佢哋做老師同導師。魔鬼趁機就輕易係佢哋心入面種下驕傲;又有幾多教會嘅僕人已經畀呢支箭射倒! 每年我都訓練好多教理教師,但係有唔少人最後都放棄咗。點解會咁?就係因為自滿同驕傲。如果有基督徒想勸佢哋,佢哋反而會發脾氣。魔鬼仲有好多其他烈火之箭,用嚟射倒啲抵擋唔到佢嘅人。凡係被剔出教理問答員名單嘅,都係咁樣。弟兄姊妹,又有幾多人本想事奉上帝,但係頂唔住誘惑而跌倒?真係好可悲呀!

所以,我哋一定要時刻預備自己去面對試探,因為呢個就係我哋力量嘅根基。如果我哋唔預備自己,就會畀試探打敗。魔鬼會用佢嘅箭射殺呢啲人。而家,喺大公會議開始之前,我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決定要將呢啲最基本、最重要嘅事同你哋講。

聖經清楚地告訴我們,要為試探作好準備,必須採用哪些方法。

首先,就係「預備你嘅心」(西拉希2:2);即係要守住你嘅心,整理好你嘅事務,修習美德,咁樣你就可以避免跌入誘惑。就好似一艘船,如果保養得好、舵工揸得好,就唔驚風暴同洶湧嘅巨浪;但如果保養唔好,就容易撞礁沉沒。就好似匹馬,如果唔係好好引導,可能會衝出嚟,最終,翻側或者跌入陷阱;人心亦都一樣:如果唔係好好引導,會變成點呢?除咗呢樣嘢之外,就係魔鬼向我哋靠近,會係我哋心入面種下各種邪惡嘅詭計,令我哋嘅心同行為都亂晒陣。

第二,要「有耐性」。人天生就傾向作惡;所以,要克服誘惑,就要準備好承受各種艱苦和悲傷,要克制自己,並將心志導向真理。 如果我哋唔肯忍受艱難同悲傷,就唔可能戰勝任何嘢,因為冇咗艱難同悲傷,邊個可以打敗敵人?

第三,要「緊貼上帝,不可背棄祂」(西拉希2:3)。緊貼上帝,就能免於一切誘惑,就好似一艘已靠岸的船,不再畏懼風暴。

呢啲就係我想喺會議開始之前同各位兄弟分享嘅說話,我希望你哋銘記喺心,永遠唔好忘記。

致 Makarii 大主教(Nevsky)之信¹

我喺12月30號收到咗你去年11月4號個封親愛嘅信。多謝你傳嚟嘅消息,無論幾咁令人傷心。海外戰爭連番失利,國內無休止嘅動盪同血腥——睇落好似上帝離棄咗俄羅斯,或者更準確啲講,上帝嘅手懲罰我哋可憐嘅祖國從未疲倦! 但係,當然,我哋堅信呢係慈愛之父懲戒嘅右手,糾正佢個沉淪喺無政府狀態嘅孩子。呢份信念係我哋喺呢段黑暗日子唯一嘅安慰,因為烏雲仍然籠罩住俄羅斯,似乎蘊藏住無數閃電同雷聲。「而家我哋可以羨慕你啦,」你竟然咁寫。係,呢度有革命,一切都好平靜;但係我哋心入面嘅惶恐,其實同你哋嗰度差唔多:呢啲念頭更加折磨人,因為冇人可以同我哋分享或者傾訴。

至於呢度嘅教會,感謝上帝,一切都好。講道而家比戰時生動好多,因為之前照顧戰俘嘅神父已經返咗去佢哋嘅堂區。 而且,由俄羅斯嚟嘅對東正教嘅偏見——話佢只係想征服日本之類嘅說法——都隨住戰火煙霧一齊散晒。有幾位年輕嘅教理教士被徵召入伍;佢哋返嚟之後,即刻要求重返教會職務,而家正熱誠咁繼續做緊。到處都有人參加教理問答班,我哋經常收到神父關於洗禮已經舉行嘅報告。今年我哋嘅主教會議會特別大,如果上帝願意,就會

¹ 聖馬卡里奧(尼夫斯基),莫斯科及科洛姆納大主教(1835–1926)。1912–1917年任莫斯科及科洛姆納大主教,自1920年起任阿爾泰大主教,係阿爾泰各族人民嘅傑出傳教士同教育家。

即刻為教會注入新生命。總括嚟講,呢度一切都好鼓舞人心。唯一嘅問題係,我冇助理。 我已經老咗——我隻腳已經踏入墳墓——我七十歲,孤身一人;冇人可以託付教會;呢個就係我不斷嘅憂傷。然而,有一個安慰:教會嘅工作唔係我哋自己嘅,而係大家嘅共同努力;我哋只係僕人;就由主人安排啦!

為此及本地教會使命,懇求您賜予牧職祝福及聖潔的禱告,並以真摯的虔誠與深切的感恩,感謝您的大慈大悲對本地傳教事業同教會嘅態度,我好榮幸成為您至高無上嘅最卑微僕人同懇求者,日本俄羅斯教務代表團團長

尼古拉斯·列伐爾主教
東京,1906年4月14日

*** **

您恩慈的牧首及慈父!

自從收到閣下珍貴來信同埋兩本書嘅貴重禮物已經有段時間。就呢兩樣嘢,我向閣下致以最深切嘅謝意。 嗰兩本書已經係本會圖書館讀完、裝訂好同埋編目,作為捐贈者嘅永久紀念,亦方便讀者使用。 回覆閣下來信,首先,我謹以最衷心嘅謝意,感謝您對我長期服務同大主教職位嘅兄弟式問候,我實在萬分不配。至於接替我嘅人選,我正等待安德烈尼古拉大修道士(Andronikos [Nikolsky])²,佢之前曾喺此地服務,但因神經衰弱病倒後離去。 但而家係烏法神學院嘅院長,睇嚟已經完全康復。聖統會議似乎打算派佢以副主教嘅身份嚟呢度,令我好開心,因為安德烈尼科斯大主教長充分具備咗一位好傳教士所需嘅靈性品格。 我一直好開心你已經鍾意上日本人,仲咁讚佢哋;你講「你會去日本做傳教士!」 嗰番說話令我好受鼓勵同好有面子……就憑呢番說話,我都唔覺得自己一生完全白費。

你信嘅後半段讀落令人好沉重,尤其自從你寫咗之後,依然冇半點希望,黑暗只係愈來愈濃,籠罩住我哋可憐嘅祖國。 每次當我睇到有關兇殺、搶劫、罷工、學生懶散、神學院學生放蕩行為等等嘅報道,報紙就總會從我手

² 安德羅尼科斯(尼古拉耶維奇·尼古拉耶夫)(1870–1918),佩爾姆及孔古爾大主教,聖潔殉道者。

上滑走。理事會大概要等到局勢平靜啲先開;否則就算最仁慈嘅決定都會畀人誤解,搞到啲改善措施要麼被神化,要麼被扭曲。

喺呢度,就傳教同教會嚟講,感謝上帝,一切都好,照常進行。我而家主要忙住翻譯《聖禮》。我哋而家做緊《八音調》嘅第四調;成套《 》——斯拉夫文本入面所有嘢——都係翻譯緊。正正喺呢度先見到翻譯《聖禮》成俄文,或者至少將斯拉夫文本翻譯成易明嘅形式,有幾咁重要。 有時為咗一句經文,要企上半個鐘甚至更耐,先至可以捉到佢嘅意思;但有時無論點努力,都根本唔明,最後就只好用自己嘅創作去替代嗰段唔明嘅經文,任由當時神賜俾你嘅靈感係乜。 議會其中最緊要嘅任務之一,就係成立一個委員會去修訂禮儀文獻,但唔好係一個拖延百多年都搞唔掂嘅委員會。

為免令您因書籍而欠我等人情,現就您所寄兩本書,回贈兩本:一本為本地教會教導之用而出版、並附插圖之我等議會報告,另一本則為日文詩篇。請恕我罪;我等樂於奉上所擁有者。

我懷着真誠的敬意、最懇切的敬禮和兄弟般的情愛,為自己及全體本地教會懇求您的牧靈祝福和聖潔的祈禱。我深感榮幸,謹以最卑微的僕人兼懇求者身份,敬禮您的高貴恩主,並謹呈上日本俄羅斯教務代表團團長

列別主教

東京,1906年9月18日

結語

將正教之光照亮日本,首功當歸於傑出嘅俄羅斯傳教士——「日本嘅使徒」尼古拉斯大主教,佢喺十九世紀中期開始喺「日出之國」傳教。 日本聖尼古拉斯喺佢嗰半個世紀嘅不懈活動期間,對當地人嘅語言同生活方式無一唔鑽研;結果非常顯著:由一個孤身嘅傳教士同苦行者,發展成為一個擁有數十位日本神職人員同數萬名教徒嘅教會領袖。 今日,日本自主教會喺後工業時代複雜嘅日本社會存立,面對多宗派傳統、知識分子以科學為本嘅態度,同新興宗教團體嘅咄咄逼人。

喺呢個國家基督教傳教史上,冇人比聖尼古拉斯——聖徒、使徒同位者——更配得呢個稱號。

聖尼古拉斯,使徒同德,請為我哋向神祈禱!

傳教小冊子 A33

主編:亞歷山大(米利安特)主教